

## A

## 女发言人显得比较温和

“给我一分钟。”这个看上去很细腻的女人在一张巨大的桌子后面说道。穆达拉尔右手从手袋中拿出一张礼拜毯，左手则把地板上的女儿抱到腿上。她把一沓纸和一些蜡笔放在孩子面前，亲吻了一下她的太阳穴，然后就起身到隔壁房间做礼拜去了。

“但是我还有约会。”当这位哈马斯历史上第一位女发言人走过身边时，一名身穿灰色衣服的德国弗里德里希·艾伯特基金会雇员说道。“你必须等！”穆达拉尔答道，然后丢下这个男人在自己三楼的办公室里独自等待。

礼拜结束后，这名男子终于有机会做了自我介绍，他谈到了德国前总理格哈德·施罗德，正是施罗德开设了基金会在加沙的办事处。该男子问穆达拉尔：“你是否知道德国外长施泰因费尔最近访问了加沙？”

“这问题真有趣！”穆达拉尔用非常英国的方式答道。她的智能手机震动了起来。这位年仅23岁的女发言人身穿蓝色西装外套、一件紧身运动裙，还戴着一副雷朋眼镜。

这名男子继续问她对目前局势的看法，只不过问话时已经有了轻微的口吃。

穆达拉尔扬了扬眉毛，说道：“2007年以来，我们这里一直处于人道主义危机之中。但过去几个月的情况则是灾难性的，这主要因为埃及局势的变化。”

在埃及前总统穆尔西执政的一年内，埃及是哈马斯的亲密盟友，哈马斯成了穆兄会的一个重要分支。埃及发生军事政变后，开罗政府和哈马斯成了敌人。哈马斯另一个重要盟友是伊朗，但由于哈马斯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，伊朗也逐渐疏远了哈马斯。

最近，被孤立的哈马斯不得不做出妥协。它开始阻止激进组织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；几个星期以前，该组织还和属于温和派的法塔赫在约旦河西岸进行了和解。伊斯拉·阿尔-穆达拉尔之所以被任命为加沙地带发言人，也是哈马斯为了打造自身温和和友好形象的考虑，因为女性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比较温和的。

## B

## 女发言人的强硬立场

穆达拉尔坐在椅子上，挺直背脊，双手放在桌上。她说，经过多年的争斗之后，统治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和哈马斯最终和解了，和解之后双方释放了政治犯，在加沙地带，人们又再次读到了法塔赫主办的报纸。但除此之外，变化似乎不大。加沙依然由哈马斯控制着。

穆达拉尔在自己的“脸谱”主页上贴了一张她在拉姆安拉和谈判对手在一起的照片，照片中两人都面带微笑。有关过渡政府的一切都由她的谈判对手处理，过渡政府包括4名来自加沙的部长，但他们既不是哈马斯成员也不是法塔赫成员。事实上，内阁招人他们只是做做样子，来自加沙的部长们根本就不被允许前往拉姆安拉。

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·阿巴斯承诺，巴勒斯坦新政府将会承认以色列，但是哈马斯继续抵制这一决定。“他们逮捕我们的孩子，摧毁我们的家园。”穆达拉尔说。她的家人1948年从以色列城市阿什杜德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逃亡到了加沙。她相信以色列不会允许巴

勒斯坦建国。对她来说，哈马斯才是新过渡政府的主要力量。她说，阿巴斯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以色列对话了很多年，但一事无成。在对以色列的立场上，穆达拉尔十分强硬，她说：“谈判是没有意义的。”

“你明白了吗？”穆达拉尔问那个弗里德里希·艾伯特基金会的男子，他其实也是个巴勒斯坦人。

男子点了点头，将自己的名片递给她，穆达拉尔则摇了摇头，把名片退了回去。那个下午，穆达拉尔第一次在椅子上靠了一会儿。

空调突然停止了轰鸣——电源故障。因为从以色列运来的柴油价格昂贵，哈马斯已经关闭了加沙唯一的发电厂，一天只有很少的几个小时有电。卡塔尔正在为他们支付燃料费，因为哈马斯几乎已经破产了。埃及军队破坏了走私地道后，哈马斯的主要经济来源被切断，所以在钱上捉襟见肘。而海关税收的缺乏在过去一年中可能给哈马斯造成了每月1500万美元的损失。对于民众来说，这意味着基本食品、汽油、建筑材料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短缺。

## C

## 直来直去被认为太嚣张

第二天早上，一个重点加强妇女权利的委员会会议在内政部召开，穆达拉尔受邀出席。7名妇女和两名男子围着一张桌子坐下，桌上有巧克力饼干和甜茶。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50页的报告，内容是计划开办妇女报纸、网站，拍摄女性题材电影。

“我们不需要又一个夸夸其谈的发布会。”穆达拉尔粗暴地打断了他们。她认为委员会应该重点研究怎么解决具体的问题。比如，一个丈夫被杀害的巴勒斯坦妇女怎么能被迫嫁给他的兄弟。

一名参会的妇女转了转眼珠。她旁边的一个代表则低声对她耳语：“她太嚣张了！”

穆达拉尔知道自己冒犯了其他人。“喜欢我的人不多。”她在会议结束后说。但这并没有影响她为人处

事的方式，她和男人们握手，并且用英语向他们发号施令。她曾经在英国布拉德福德的学校里学习5年，她的父亲拥有博士学位。“那里有雪，有大的购物商场，”她说，“而在这里，孩子们的玩具只有垃圾。”和她的兄弟姐妹们不同，穆达拉尔选择了回到加沙。回到加沙的头几个月，她还是有点不适应。她很难理解，在一个有时连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没有的环境里，人们怎么活下去？

她在加沙的大学学通信，还在当地的一家电视台当主持人。哈马斯两次邀请她加入组织，但两次都遭到了拒绝。“后来我想，为什么不呢？接受邀请是一次很好的挑战。”穆达拉尔说。那是2013年11月，但她一直强调，她是加沙政府的发言人，而不是哈马斯的发言人。

伊斯拉·阿尔-穆达拉尔是加沙地带哈马斯政府的新发言人，她说话直率、意志坚定。她的目标是成为年轻女孩的榜样，但首先，她必须克服这一地区保守的传统。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

## 哈马斯的女发言人



青春靓丽的穆达拉尔



穆达拉尔和同事在一起



在加沙一所法语学校，穆达拉尔和朋友道别

## D

## 想成女儿的榜样

会议结束后，穆达拉尔带着熟睡的女儿打车回拉法的家，拉法在加沙地带的最南端。整个冬天，埃及连续48天关闭了边界，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必须等上好几个星期才能离开加沙。用穆达拉尔的话说，这种集体性惩罚是对人权的侵犯。一般这种愤怒的语言只有在谴责以色列时才会使用，但是现在，虽然加沙的局势恢复平静，有些人却开始怀念当年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的日子，因为那时候，人们可以自由来去，而且可以领到工资。

出租车沿着滨海公路朝前开去，路边有很多孩子坐在匡西特活动房屋前面，敞口的大桶里燃起火焰。穆达拉尔4岁的女儿玛丽亚姆实际上跟着穆达拉尔的前夫生活，她前夫的家在加沙城里。每两个星期，穆达拉尔可以带女儿出来玩两天。她虽然在加沙城的一处新建楼盘买了一套公寓，但由于缺乏水泥，公寓楼至今没有完工交付。

“我的工作实在太多了。”穆达拉尔说。不过她说，她做这一切也是为了女儿的因素。她希望自己成为女儿的榜样，做一个有工作、独立的女人；希望让女儿知道，即使在加沙，做到这一切也是可能的。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，巴勒斯坦妇女算是比较自由的，她们可以开车、可以自由行动、可以工作。穆达拉尔说，问题不在政府和法律，而在传统。即使法律允许女孩骑自行车，女孩的父母也不会允许。

“那么等玛丽亚姆长大一点，你会允许她骑自行车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不想被别人说三道四。”

穆达拉尔18岁时嫁给了一个计算机程序员，但她说丈夫不尊重她。“他只是想控制我。”穆达拉尔说。当意识到自己不喜欢作为一个妻子的生活后，她离婚了。

## E

## 巴勒斯坦没有像她的女性

她知道加沙外面的生活是什么样。她知道，有时作为一个榜样和作为一片遮羞布之间的差别不大。有人认为，哈马斯只是外表显得开放，而其内部依然十分激进，尤其是面对自己民众中的反对意见时。

“每个政府都会犯错误，我的政府也不例外。”穆达拉尔说。她不喜欢哈马斯对待示威者的方式，也不喜欢哈马斯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存在。她和上司达成了协议，如果她对某件事有不同看法，她不会被强迫发表看法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将由另一个发言人出面。

终于到了拉法，她和家人住在一栋宽敞的房子里，房屋还带有一片花园，绿油油的草坪被修剪得很短，有点像英国的风格。她的父亲瓦利德·穆达拉尔是一个50岁的历史学教授，冷静而睿智。他时刻关注着巴勒斯坦的政治走向。他提出疑问：一点变革空间都没有的政治能带来什么好处？在加沙，连做梦都要套上藩篱。

他劝女儿不要接受哈马斯发言人的职位。“实在是太难了，”他说，“不是因为我的女儿，而是因为巴勒斯坦社会里根本就没有像我女儿那样的女性。”